

尺岡草堂遺文卷一目錄

樸學山房文集序

鄒徵君遺書序

宛湄書屋文鈔序

何宮贊遺書序

劉雲樵綠蔭亭詩草序

廖泊雪東岸草堂詩鈔序

三樵山房詩鈔序

宛湄書屋詩鈔序

小泉詩草序

招水樵遺集序

求是軒遺稿序

委懷書舫遺草序

陳朗山梅窩詞鈔序

梅窩詩鈔序

崔山存拾葉山房詩鈔序

何岳綠庠園詩草序

潘蘭坪評琴書屋詩序

小潛樓遺集序

面城樓集鈔序

是汝師齋詩序

繆篆分韻補正序

孫稼亭大令新州竹枝詞序

羅浮游跡圖序

送郭中丞序

送黎召民觀察台灣序

送陳朗山之閩序

送梁香林大令之官江右序

李太宜人八十壽序

李母黃宜人六十壽序

尺岡草堂遺文卷一 目錄終

尺岡草堂遺文卷之一

番禺陳璞著

樸學山房文集序

八旗爲 皇朝勁旅定粵後留防廣州迄今二百餘年
士之橐弓脫劍說禮樂而敦詩書久矣是以學士文人
輩出其尤淹貫賅洽體用兼備近則有昆吾先生先生
於經通訓詁精考據於史明治亂得失於諸子百家皆
博涉而決摘其突奧又熟於 國家掌故壯歲策蹇入
都東出山海關外往返遍遊齊魯趙魏宋衛吳楚之故
區攬天下之阨塞詢民生之利病歸而授徒里中久之

余自少時耳先生名後介陳君朗山得見先生長軀鶴
立言論風發泉湧上下今古諧談閒作聽者解頤忘倦
先生今年八十二矣須眉皓然耳聰目明健步善飯豪
談竟日無倦容成樸學山房文集若干卷出以示余曰
吾生平精力萃於此矣子爲我序之余受而讀之憬然
而興歎曰刊正禮俗規畫治道激發節烈防弭禍亂此
非文之至者歟夫文之至者不可以偶得其積之使然
歟夫國家承平非二百餘年涵濡之久八旗之俗亦惟
是壽弓挾矢奎踞於泱盪馳騁焉耳安有窮經穴史沈
酣於鉛槧間歟又使先生如八旗諸佐領協領循資得

官卽復沒躋大位則亦乘高策肥偃仰衙署日糜餉俸而已安肯枕薜墳典博稽遠覽以根極理要歟且或不踰中壽墓木已拱亦安能窮年累歲閱世道之升降嘗人事之盛衰鑿然能舉其故可以告後世歟莊生曰水之積也不厚故其負大舟也無力先生之文氣運積之身世積之宜其根道核藝弼中肆外囊括萬有如是也然先生之學不爲空言使先生而獲用於世也其僅文集云乎哉

鄒徵君遺書序

近日海內算學日精吾粵則以鄒特夫徵君爲稱首余與徵君少相善每見徵君讀書遇名物制度必窮晝夜探索務得其確或案其度數繪爲圖造其器而驗之渙然冰釋而後已故其解識多前人所未發又能正舛誤別是非皆以算術權衡之其晚年論算家新法曰自董方立以後諸家極思生巧出於前人之外如華嚴樓閣彈指卽見實挾算理之突奧然恐後之學者不復循途守轍而遽趨捷法將久而忘其所自是可憂矣余於是益服徵君所慮之遠也徵君旣歿粵中明算之士莫不

以徵君爲宗海內聞其名者咸慕之徵君所著書有學
計一得二卷補小爾雅釋度量衡一卷格術補一卷對
數尺記一卷乘方捷術三卷存稿一卷恆星圖二幀輿
地圖一冊今皆刻成陳蘭甫語余曰是當有序我病不
能作子宜作之余於徵君之學未能究其涯涘何以序
其書無已卽余所羨慕及徵君所論者書之以爲嚆引
焉可矣

宛湄書屋文鈔序

宛湄書屋文鈔李恢垣銓部所著也刊既成屬璞爲序
璞自揣固陋未足以序君之文也然讀君文者能知君
文之美未知君之文本乎性情之美也璞與君生同里
閉總角同筆研辛亥同舉鄉試同計偕寓京邸癸丑南
歸仍同舟車歸而值寇亂復同事鄉團同滅盜二十餘
年居處飲食無弗同也故於君之性情深知之而知其
爲文之所自蓋君之文與君之性情有相因者三焉君
邁往磊落無委瑣握躡之態與人交不設城府故其文
昌明洞達浩浩汗汗如巨川之赴海焉其相因者一也

君敦篤懇摯急朋友之難不避艱阻在公懃於其職無少曠故其文切實深到清剛雋上若金石之不渝焉其相因者二也君處事精敏洞燭機變癥結隱伏一照之無不得故其文批郤窺竅析滯發矇若冰雪之瑩澈焉其相因者三也抑君之文與君之性情又有相反者三焉君曠達真率言語無飾燕處野游不衫不履而其文則研鍊精整藻麗富瞻此一反也君直諒坦白遇不合者不爲詭隨時復面折人過而其文則雍容不迫紆徐往復合人意消此二反也君慷慨颯爽疎節闊目不屑細務而其文則考訂精審纖悉不遺此三反也夫相因

者天之事性情所流露也相反者學之功性情所陶冶也天之事順而達之學之功曲而致之順而達之擴充之義曲而致之克己之力也知此則知君之文天分學力之備矣遂書以復君并以諭讀君之文者

何宮贊遺書序

吾粵自阮文達公開學海堂以造士士之治經史工詞章日以盛矣然能治經或不能治史能治經史或不工詞章兼之者綦難吾邑則有四君焉曰林君月亭曰侯君君謨曰陳君蘭甫曰何君石卿林侯陳三君皆學海堂士惟石卿宮贊始則閭修一室未嘗肄業於堂繼則兼鐸雷陽珥筆詞館居羊城之日無幾故堂課亦無與焉性復沈默寡交游不喜自表襮平昔所作不甚示人以故時人知之者鮮卽林侯兩君亦若不相識宮贊旣歿蘭甫陳君語余曰山東道中嘗與宮贊同宿逆旅作

竟夜談其論經史輒闡發突奧不知著有成書否甲寅之亂宮贊以憂在籍大府咨辦鄉團余忝共事者兩年事平宮贊修縣志余復忝分纂晨夕在局討論盡得讀所著公羊註疏質疑前後漢書考證及詩文集因舉以對并索遺稿於其家以示陳君陳君謂爲必傳今哲嗣少后以付手民鋟版旣成而陳君歿矣少后乃屬余書其簡端余維公羊之學 國朝惟劉申受孔奭軒二家爲最著而宮贊復能於二家外抉何徐之藩籬翦榛莽而達康莊以質疑爲名者不敢自是耳兩漢注自刊誤而後 國朝諸家搜剔幾盡宮贊又實事求是稽核於

前人所未言至其古文意高而體潔其駢文沈博而茂
密尺牘超雋如讀容甫雜存諸篇詩則高曠似海雪蒼
渾若獨漉固吾粵詩人之最也然則宮贊之學雖不出
於學海堂而能治經史工詞章與林侯陳三君同非古
所云豪傑之士者哉爰括其大畧而序之如此

劉雲樵綠蔭亭詩草序

我大籬園芟塘之地村落多依山濱海洲渚縈互田野
開曠幽逸之氣常迴薄而不散故詩人文士往往出其
閒前明則白塘下李青霞先生與於南園後五子之列
板橋黎忠愍公以黃牡丹詩稱狀頭 國初則新汀
屈華夫先生居嶺南三大家首雍正時則韓橋村先生
生於官橋許揚雲先生出於潭山皆名動海內揚雲先
生且以鴻博徵乾隆初則蓼水車蓼洲先生亦徵鴻博
不就可謂盛矣嘉道以來員岡則崔鼎來先生亦詩名
著一時此非幽逸之氣連綿而不絕歟然其閒尙有清

才逸士伏處而未彰者又有中道徂謝篇章散佚不盡傳於後者余少時聞塘頭劉氏雲樵博學嗜古以其餘力爲詩皆雋異不凡然其人早世其集不得而見也近年重修邑志余承乏編纂其族人以綠蔭亭詩草送局讀之則雲樵遺篇也雲樵嘉慶丙子舉於鄉已卯成進士非伏處而不出者比宜足以昌其詩而雲樵卒時年甫三十九歿後遺稿散失茲篇所存古今體僅五十餘首耳今讀其揚州諸作皆格高調逸與諸老輩沉澀一氣使天假以年縱未遽俯視李黎屈韓而許車諸公未能或之先也近則吾粵之風雅似少替矣焚塘之地幽

逸之氣猶有未散者乎清才逸士尙有伏處而未彰者
乎吾因讀雲樵詩將更推而廣求之

廖伯雪東岸草堂詩鈔序

余少在井里間與稱詩者遊嘗八九輩伯雪先生其素善者也及遊京師旅寓寡交而居京師者率攻舉業習帖括不暇語詩故他邦言詩未之見獨伯雪同來都門晨夕研揣吟詠不廢於是過從譚讌翦燭煮茗相與究聲律溯流別一如在井里時又嘗與入西山訪翠微峯登戒壇潭柘相羊林木泉石之處各成十數篇互易而誦伯雪亦喜得璞盡出其平日之作以相示夫詩非發自性情雖才藻瑰麗屬綴工巧無當於旨故古人之詩嘗稱不得已伯雪負異姿家素豐又早舉於鄉常以登

大廷措盛業爲志乃數躋於禮部試家中落去歲復喪
偶復有時俗人事變態百出與胸中感喟不平之氣日
相觸於是發而爲詩雖極溫厚和婉而蒼涼壹鬱卒不
能泯又其人磊落倜儻邁往不屑而處家庭待里鄙樸
直懇摯纖毫不敢苟故真性至情旁魄鬱積着於毫素
然伯雪之言曰予之於詩平平無奇予非奇人故無奇
詩余曰詩之奇不如詩之真奇出人意真入人心出人
意者味或絀孰與入人心者之醞醞今先生詩真矣而
奇之說可不存伯雪曰斯言也未敢謂然姑書以爲我
詩之序

三樵山房詩鈔序

三樵山房詩鈔吾邑周翁夢石所著也翁開敏雋爽博涉多通爲詩鋒發韻流與青蓮玉局爲近筆翰之餘兼擅花卉雅慕黎二樵之爲人故又號三樵殆欲亞之也余居羊城時春秋佳日或隨諸詩人登山臨水嘗與翁探梅北郭襪被白雲之巔翁時年七十餘鶴髮酡顏嬰腳甚健捫蘿挽葛捷於少年翦燭夜吟下筆如疾風振擇余甚羨之旣而粵城被兵余竄居鄉落旋復宦游江右久不相聞數載返里而翁已歸道山矣同治元年壬戌哲嗣香坪孝廉以翁遺稿屬余爲序余思吾邑詩人

如韓橋村梁無枝余兼五近者如黃蒼厓田西疇諸公
當日壇坫藉藉有聲而後人零替遺編散佚前余忝分
纂縣志搜羅各家遺集將以志諸藝文乃兵燹遽罹可
憐一炬舉邑文獻爲之蕩然余歛歔至今不能已已夫
詩人之窮平生嘔心物身後不能存於家猶冀有錄之
志乘以垂久遠而天又若息之使聚而成灰燼其厄之
亦已極矣翁生有賢子珍重編輯梓爲家集將以行世
其視橋村諸公不爲幸哉余有感於是且素知翁乃不
辭而序之

宛湄書屋詩鈔序

詩有才豪氣猛恣意馳騁誇多門捷甚或叫囂拉雜以爲雄邁者探其中枵然無有也此所謂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故必清和朗暢深婉款摯使人味之而彌永引之而不盡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爲詩之極則焉吾邑李銓部恢垣同年嘗刻其文矣聞人議其詩不及文乃舍詩不刻歿後其子青蘗茂才檢其稿欲刻之請決於余余少與同筆研余好爲詩銓部則方攻駢文詩不常作也然自晉唐以來名家詩集無不辨其派別知其旨趣審其格調於唐人尤愛王右丞李東川於

國初諸老則阮亭竹垞初白與客宴談輒諷詠及之通籍後供職銓曹公餘多暇乃與僚友唱酬蓋畜之久矣其詩氣清而韻遠澹蕩而夷猶及遭時變告養南歸所經多兵燹之墟目擊流離心傷荆棘一變其調爲蒼涼伊鬱然猶含思婉轉無激切之音歸而主講端州管領溪山寄情篇詠紙墨乃日多焉今統觀所存雖有感時之篇不改冲和之度令讀者挹其風韻一往而深其視逞才氣眩奇耀博於外者固個乎遠矣獨其文爲可刻哉刻旣成乃僭書其簡端

小泉詩草序

單君小泉增江名諸生也道光甲辰余初識之友人座上退卽以詩贈余乙巳十月同遊西樵朔風寒雨登絕頂朗吟長嘯夜襪被宿白雲洞推敲之聲與飛瀑相雜丙午館余光孝寺課其子伯騶讀夜相與出步廣庭徘徊菩提樹下月涼如水風葉微作響輒有詩索余和平居手一編吟哦不輟視之則皆唐宋諸名家集小泉固肆力於詩而思以詩鳴也顧小泉又好讀史朋儕雜坐輒娓娓論古事蓋知詩當根學識非徒流連光景吟弄風月之爲旣而返增江獨上羅浮欲借山水以奇其詩

又嘗攜史漢入華峯於梅花水石間讀之成詠史諸篇
歸示余以巨帙則纔削沈鍊能盡發其勝槩自後每來
羊城距余雖遠猶時時遺奚童以詩走示余辛亥復寓
光孝寺忽過告余曰今年不作詩矣我困諸生久矣輟
詩將以攻舉業自是不復以詩來而小泉竟於是秋卒
噫詩真能窮人者耶小泉卒後粵地罹兵燹余又南北
往返更二十年矣久不得其家耗昨忽有款門者則伯
騶也奉一冊入拜曰此先子遺詩也知先子惟先生乞
序之余喜展視則贈余之作索余和及錄示余者諸篇
皆在焉問伯騶則已充邑生員矣嗟夫守先冊經喪亂

而不失小泉有子小泉不死矣詩果能窮人乎哉爲憶
平生小泉與余以詩始今得序之亦庶幾以詩終夫

招水樵遺集序

咸豐九年余官平都伍子湘卿自羊城寄書言亡友南海招君水樵遺稿將授梓人屬余爲序余與君少共筆研以詩古文詞相切劘君好爲儷體閎雅有法脫去凡近得魏晉人風骨旣而與同邑鄒特夫遊研究六書講習星厓未及成而卒惜哉當君之卒也島夷犯粵城余居城中頭上萬礮雨下廬室傾摧扶老幼狼狽出走泌澤投特夫忽得君凶問相距不十里急欲往哭而鄉人探得余所在乘間以舟來迎遂匆匆歸故里迴望烟水蒼茫臨風灑涕而已旣復踰嶺而北謁選京師奉檄來

此羈靡一官而君身後之耗乃杳不復聞今得伍子書知君有遺文可梓君之志其少慰矣夫以君通敏之姿幼書嗜學近復求通算術攷經義使天假之年其成就何可量而中道徂謝遺編零落徒掇拾餘瀋冀以傳君其可悲也憶君生平所作有某某篇皆清麗蹁跹可諷可誦今不知存否又不知是集所編得若干首余不得見伍子亦未以告也惟君生時謬以相知見許而余平日與君論議視同輩尤契橫沙一水短檝往來尊酒篝燈恍猶昨日重以伍子郵函遠屬安能不置一詞而又歎叙君之詞之僅如是也亦聊以復伍子可也

求是軒遺稿序

吳君韶笙茂才既歿其弟樨存搜其平生詩文梓之屬
序於余余居會垣與韶笙連里巷少時共約爲詞賦韶
笙才清而詞贍下筆不能休獨不喜習舉業弱冠始稍
稍爲之遂補邑生員既而鄉試不獲售乃爲人作書記
藻采翩翩當道爭延致之同治六年客循州得疾歸竟
卒於東江舟中嗚呼何修文之召速也爲人閒靜溫雅
與人交無城府平生所作甚夥粵中老宿見輒賞之然
不自收拾亦不自意遽卒故身後皆散失今又以所存
少不能復抉擇故茲刻亦止于此嗚呼士人急科第制

藝外輒不寓目韶笙獨舍不顧專肆力於古意不屑人
世榮而思有以傳耳一旦不幸中道徂謝而所傳又止
此悲夫悲夫願余少時相約爲詞賦者順德何小袁南
海招水樵皆清才早世遺稿未梓韶笙有弟獨能搜集
以付剞劂亦樛存之賢夫

委懷書舫遺草序

李子慕堂旣卒同人以其詩付梓而屬余序之呂拔湖
孝廉過謂余曰慕堂有可傳者三不徒詩也南海徐大
令佩韋解組後起用貧不能具裝慕堂少嘗從大令遊
乃鬻產得金五百盡以費之一也梅小岳方伯在粵由
郡守至臬使延慕堂課子居署中數年相得甚歡而絕
不以私干二也性坦率與人交無城府聞人過必面告
之不爲容悅三也三者黨不傳何有於其詩夫慕堂之
詩氣朗以達才博而雅韻婉以清固足傳也特以窮巷
士叟試輒黜生平求補一諸生不可得死而冀一卷之

傳其可必耶其可必耶余曰慕堂雖見躋於有司而梅公以前郡守試士得慕堂文大驚詫以爲此才何尙困於此選送學使終不錄乃館慕堂署中命其子師事之死又厚賻之然則慕堂雖窮未嘗不一遇今其詩又安知其終無所遇哉

陳朗山梅窩詞鈔序

余少嗜詩而不解詞及讀宋元諸家詞亦嗜之而卒不能爲壬寅歲於顏子虛半園初識君君夙工詩時又藉甚以詞稱也余乃稍稍效顰而亦卒不常作同治紀元君過余息園出所爲梅窩詞示余且曰爲余一言余自問詞學殊淺乃以余爲知言耶顧余嘗謂詩至宋而窮宋人之詞乃宋人之詩也其情韻幽遠意致深穩與唐人無異逮元初詞人多宋代遺老滄桑黍離纏綿悱惻一託乎倚聲厲太鴻稱爲清湘瑤瑟一唱而三歎則尤幾幾風雅之遺矣唐人詩已焉哉是論也君嘗頌之君

生長海嶠遭時轆軻困抑無繆近十數年又值戈甲搶攘烽燧幾徧天下流離奔走轉徙兵閒是以酒酣耳熱撫時感事詩人懷抱悉以詞發之泠泠焉如秋林曉風淅淅焉如空階夜雨聆之者不覺感愴而不能自己此與宋元名家相遇以天不同貌合至於國朝詞推朱厲兩家始取其體制雅逸風調蘊藉耳非其本也秋七月颶風陡發息園水高三尺所藏書籍漂沒大半而君之詞獨得檢拾於驚颶沸浪中眞精所寄非浩劫所得磨滅不其信耶因復申前說書以復君君仍頷之否

梅窩詩鈔序

往歲朗山有梅窩詞余序之矣今歲又應門人之請檢其生平所作詩手自削定復屬余爲序朗山少卽能詩得名甚早世咸以詩人目之余交朗山逾三十年余知朗山固不僅詩人也朗山意度宏闊通達事理嘗與論古往往抉摘得失出人意表與談天下事推究所極洞見癥結其後輒不爽噫使朗山得爲世用本其識力大而廟堂小而一郡一邑其所建樹雖未知其效果何如而必大異於今世之所爲悠悠者無以知之詩人餘事謂足以盡朗山也然姑以詩論其博聞彊識導源風

雅有時感觸亦皆含渾深婉無憤嫉怒張之氣卽登之
承明著作大雅宏達雍容揄揚亦豈在玉堂羣彥下而
都不可得使徒與二三故舊杯酒唱和於荒齋老屋中
出而遠遊萬里一羶偶影無聊又當戎馬關河多俯仰
傷懷之作其詩所造愈深而其人乃日以老矣吾不知
天生其才其爲不幸有此使世僅以詩人目之耶抑亦
幸而有此使世猶得以詩人目之耶朗山今年六十有
一長余數歲而余亦已髮白齒搖序朗山詩不覺感喟
之無已也

崔山存拾葉山房詩鈔序

余弱冠過板橋訪黎儕石白茅軒見壁畫蘿岡探梅圖有題長句其上者崔君山存也余讀其詩愛其蒼深聞其人有高趣甚慕之山存家員岡去板橋五里而近固常與儕石相過從乃招之至則昂然丈夫也余因與相見則亦甚喜余自是輒以詩相投贈山存夙有用世志頗談兵嘗習擊刺之技能辟易十許人顧爲文恥效時世妝以故屢擯於有司辛丑海疆事起與儕石櫂扁舟下上海沿察攬形勝爲設防禦侮之策上之當事弗見用乃歸迹跡於醫亦往往起人死遂以醫名當時後西

遊蒼梧縱觀粵西山水於是其詩益出奇秀又或蒼涼
悽惋然詩成多書他人扇上或於友人處索紙錄一二
句旋棄去不愛惜也今歸歿已數年矣合子步文茂才
遍搜遺草得古近體不滿百首又閒失題缺字乃并五
七言摘句附爲一卷名曰拾葉山房詩鈔索余爲序余
維山存才志宏遠不欲以詩傳故其稿不自收拾而卒
抑塞磊落終其身温温無所試今乃欲以其詩求知後
世僅此泰山一毫芒余爲序之能無握管三歎哉

何岳緣庾園詩草序

西樵之東北玉峯珠峯兩崖迴抱中有深谷曰玉巖瀑泉注焉而巨石蔽其外游者但聞水聲潺湲大者如鐘磬細者如琴筑其瀑不得而見也披蒙茸緣巉巖攀躋巨石而上然後覩跳珠濺雪狀若垂練界於絕壁其幽隱如是故其名不著而知者鮮沿其麓又東北有山村村之背有園林木蔚茂曰庾園則吾故人何岳緣居之岳緣爲人簡默靜穆器量深邃能文工詩不求仕進亦不自表襮遇富貴人輒引避其志趣一若是巖之窅窳闐寂作爲詩歌風發韻流又若是巖之泉琤琤琮琤能

滌人塵慮余與岳緣交數十年少日嘗來羊城署其寓
曰塵隙草堂所與接杯酒相唱和類多憔悴專一之士
其逐聲氣者不與焉既而歸庾園不復出二三知好時
寄以詩而已余遊西樵輒過庾園信宿開軒面玉巖諸
峯烟翠滿几席岳緣曰哦其間成庾園詩二卷余返羊
城語諸同人皆歎曰樵山清淑幽秀若斯人爲稱也今
岳緣逝矣合子二人皆能讀父書以其詩付梓乞序於
余余忝舊好不能無言也乃書余所稔於岳緣者以序
之

潘蘭坪評琴書屋詩序

潘君蘭坪深於醫詩非其所致力者也然卽物抒懷輒
翛然成詠和雅坦易如見其爲人夫詩本性情斯真詩
耳逞才眩博爭勝鬪巧語非不工而其性矜矣任意譏
諷無病呻吟詞非不警而其情僞矣世之爲是者見蘭
坪詩恐或薄之而不知其已失爲詩之旨實不若蘭坪
詩本之性情者之爲較近也同治壬戌余居息園思得
一二風雅士相與涵泳性情而寂寥不易覲惟蘭坪時
時見過徜徉於蕉竹木石之間行歌互答去後輒錄一
紙遣奚童馳以相示余讀之胸次輒爲灑然如復把晤

此非蘭坪性情之真其詩能如是乎今蘭坪既梓其所
著醫畧一書復欲附存其詩出一卷乞余刪定余謂他
人之詩可刪而蘭坪之詩不必刪也蘭坪之詩出之自
然不求雕飾不肯爲矯揉造作之語刪之反若有意惟
彙而存之無事去取庶不失蘭坪之真焉世之知詩者
當不以余言爲河漢也

小潛樓遺集序

詩古文詞之尚乎才人皆知之矣又必本乎學本乎學人亦知之矣然不根之於性達之於情猶非其至者也蓋根於性則其處所遇也可變可常達於情則其發爲聲也可歌可泣今之詩文集夥矣顧持此以相揆未易覩焉端州袁琴知孝廉余耳其才久矣及見其山堂解經之作復得窺其所以學由是而知其爲才人學人已耳旣而朝議修國史下吾粵大府采儒林文苑人物其時琴知己歿張君方流以其遺集示余乞余與采訪諸君輯爲傳以上大府余因得盡讀其詩古文詞而

後歎其才其學皆根於性而達於情者也蓋琴知之所處值人生之至難欲言而不能欲不言而難釋故其爲文詞也若怨若慕乍前乍却似隱似顯如是其深微而幽遠也此非性之蘊蓄而情之醞釀乎哉且琴知之爲人耿介而違俗守正而不阿宣之於言則泠然而清斗然而矯雖考證精鑿而不骫骳雖沈博絕麗而不浮靡其性情流露於行閒又如此吾粵嘉道之閒端州之人才爲最盛彭春舟先生彙諸家之作爲端人集惜琴知後起未及附焉然其遺集固可孤行天壤不必以未附爲憾也今其集曰小潛樓誌其所居也琴知歿而無後

其友梁君芷卿盡然傷之爲搜其遺篇重鑄焉旣成而囑序於余余感其義而序之亦欲以存琴知云

面城樓集鈔序

面城樓集十卷南海曾勉士先生之文也余鈔得四卷刻入學海堂叢書并序之曰先生湛深經術博稽古籍吾粵治漢學者爲最先嘗言說文解字文畫也象交形物類中一彼一此同異相錯而成章皆謂之文六藝諸子文也箋注傳疏亦文也是以集中之文核證典禮辨訂經傳深微奧衍其諸書後跋尾亦考據精確無空騁議論之詞生平抱用世志治經外農田水利戰守兵法無不研究道光辛丑壬寅間夷事孔棘制府祁公檄合修闕築壩募勇團守旋已議款敵兵不至而所支帑不

能報銷者至三十二萬餘金傾家不償坐此免官藏書
數萬卷并質於人而先生亦已老矣徐觀察祭鐵孫由浙
中寄詩懷之有誤人豈有陰符書之句蓋傷之也然其
設險置守皆親履地勢經畫周密具見答翟都閩書及
祁公行狀今并編入之俾後之讀者知先生經濟亦不
爲紙上談云

是汝師齋詩序

南海朱子襄先生少負雋才長勵學行處爲純儒出作循吏晚歸鄉里設帳授徒足跡不入城市平生著述不欲示人臨歿復舉其稿盡焚之此詩一卷乃其徒竊錄出者沈鍊深警韻高而意厚何先生猶以爲未足傳而輒焚之耶抑其志遠且大以是爲小技而不以貽於後也顧世之學人嚮慕者眾先生往矣每咨嗟歎息恨不得見其遺編因詢諸其徒取此卷刻於山堂俾學者讀之比諸嘗鼎一臠亦少慰也已

繆篆分韻補正序

繆篆之難識以無訓釋之書也桂未谷繆篆分韻取漢印之字以韻收之所采極博誠學者之津梁矣然其間尙有所遺亦不無舛誤有同一印篆旣收之此韻而又收於彼韻者有初編以爲某字而補編乃作別字者有印篆實一字而誤分爲兩字者有初編錄此印而重見於補篇者有誤摹印文或注字誤者有此韻缺其字作口彼韻却注出者有同篆異印乃於此印注爲某於彼印又別注爲某者余不揣固陋就鄙見所及補其未采之篆又稍爲正其訛謬成繆篆分韻補正一卷或以彌

桂氏之憾若此外尚有漢印不識其字未敢補入則請
俟後之君子矣

孫稼亭大令新州竹枝詞序

竹枝本出巴歛唐劉夢得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騷人九歌爲新詞九章教里中兒歌之此其所起也後人用以紀土風寫民俗淫思古意出以曼聲諧語方言假之諷諭固學士之託興亦風人之遺韻焉稼亭同年以博雅之才作慈惠之長權茲新邑將及三秋化成絃歌登彼衽席民悉賣劍訟庭旣閒吏惟鈔書鈴閣彌靜爰采風謠發爲雅詠或懷舊思古或發潛聞幽或志士文之昌幸或憫閭閻之疾苦山川則別其夷險原隰則辨其沃瘠成新州竹枝詞一百首并都人士所作都爲一

編夫詞翰之耽或疑妨政故篇詠之作以爲餘事然流連光景古人不廢觀風問俗王政所存元次山賊退示吏之篇蘇長公奉命減囚之賦由來尙矣更有進焉罔知民隱無以達其情未悉土宜無以善其俗疆域之廣狹不稽無以正田里物產之豐缺未晰無以儲食貨曩古遺跡荒而無考人物芳躅泯然莫存又何以樹典型興慨慕凡此皆爲治之急務百里所當審也今君茲編一一具詳囊括無遺研求獨至豈徒才士之篇章不翅神君之案牘矣讀之者以爲新邑之志乘可卽以爲君之治譜亦無不可。

羅浮游跡圖序

道光丁未八月顏君紫墟涉川詩僧招遊羅浮余以事不果越月紫墟返余始同黎儕石道人往焉儕石黃冠羽衣短策前導余草笠芒屨孤筇後隨健步相躡挾長風而飛心賞所存與流雲同住嵐翠洽於夢寐邱壑飽平胸中雖崇巖邃谷搜討或遺而在羅二日在浮六日泉石之幽秀林木之葱蔚洞穴之奧突巘嶠之嶄巖屐齒所經已獲八九加以在山之日晴雨各半煙雲吞吐變態略窮矣夫扶輿千里寵從障天重雲冥冥蒼翠僅半亂嶂鬱鬱緜緜巨靡極靈秘吐於條忽眾象孕於鴻濛

此羅浮之全體也。揣稽靡及，撫規未由。嶺頽若崩，石禿如籬。疑嬴正之，旣赭類其工之方。觸逕術已斷，實梗榛榛。奇秀不鍾，彌望黝黑。此羅浮之弁包也。覽涉亦厭丹青。曷施惟是孤逕，櫛椽林陰無景。山石犖胸空翠，撲衣幽巖。闢其谿，窅絕嗣度。以行略飛流，濺淙淙之玉蒼。松舞衙衙之龍，偶轉陰厓，似絕行迹。時遇樵者，都疑仙人。則幽尋之極致焉。禪棲覆以叢碧，芝房踞乎層巔。伏枕而水聲盪魂，啟闥而雲氣入抱。曙光著樹，禽驚噪晨茶煙出林。客返訶夕雪眉，古佛老鶴知其年方。瞳道人瘖虎守其戶，則棲息之佳所焉。越嶧數重，坡陀往復。沿澗

廿里畦畛縱橫雞犬升於雲中桑麻足乎世外茹屋散
處各成一村野芋旣鋤可攬半粟訊厥來日言先世之
避秦喜爲相留囑外人之勿道則塵外之樂土焉高峯
尋雲怒濤捲雪控鶴而上天風浪浪扶鳩條來晝雨謾
謾烟靄沒其趾踵河漢瀉其襟袂側身俛睨羅兒孫之
萬岫傾耳上聽鬪雷霆之千聲則登臨之壯觀焉是以肺
腑槎柯巽諸水墨山谷幽阻託以毫素卽潏潏鬱鬱靡
盡萬狀而淋淋漓漓其氣猶溼得畫十二葉庶以慰一
時之遐素備朋舊之卧遊至如志有不存足有未至或
意之所不適或境之所未喻雖眾口嘖嘖未容闕如亦

以俟研再遊之藤巖異日之展可也

送郭中丞序

同治二年秋湘陰郭公來撫東粵延訪粵士若南海鄒君伯奇番禺陳君澧金君錫齡皆粹然儒者不妄干謁公皆謙厚折節盡下交之禮其他薦紳聞人或任以事或采其論議不可一二數璞自江右解職歸承公枉顧推心置腹亦不敢自逸惟南海朱君次琦辭官居鄉公屢以禮招之卒不至璞幼讀論語嘗疑晨門荷蕢長沮桀溺丈人楚狂等才不足以經世託爲隱遯以自鳴其高迨長涉世故厯仕途每遇跋前疐後時覺晨門諸人殆非無見者故歸里後亦杜門數年然猶自以爲才識

短淺於事不知變通故也若朱君通達治體官山西以才見稱又與公同年既承禮召終竟高卧頗竊怪之及觀公治粵見微知著發奸摘伏力挽頽俗發強剛毅文理密察公實兼之既有其才又得其位矣顧兩年來羣議之沮格疑謗之交集幾有所謂孰殺子產者至今民信漸孚物論稍息政令可以下究公又以內召去位未竟其治此豈人爲之哉璞乃慨然歎朱君之所見一如長門諸人并釋然於長門諸人非以其才之不能勝而以其時之未克濟也雖然知其不可而爲之者孔子也君子之道當學孔子不當以長門諸人爲法且公以大

臣人 覲分位與孔子不同何況晨門等其不以隱遯
鳴高審矣而璞於送公之行也獨有不能忘於朱君者
是何心哉毋亦居卑位而早歸與朱君同猶是晨門諸
人之見而不能學孔子歟前旌將發後覲何時願公更
有以進而教之也

送黎召民觀察台灣序

臺灣閩海之大島也前明謂之北港我朝得之始立郡縣以兵備道一員統焉於是刑名錢穀學校關稅諸大政皆攝於道故臺灣道之任綦重又合事有緩急得專摺入奏以隆其權誠以地懸海外不如是不足以鎮撫而奠守之由是膺是選者大吏不能不慎擇審取而後俾以是職我友黎君召民由禮部出守南安以孤城拒劇賊數萬城卒完擢觀察攝藩篆措理裕如旋奉太夫人諱家居已三年矣江右撫軍思其才馳書促起之服闋將行而閩撫飛章乞調君赴閩以臺灣要地非君

不可得 旨允許君於是乃移江右之轍而東之里中知好集大通寺爲祖道酒半君顧余曰別矣予無言乎余維君英雋之器卓越之識區區臺灣一島莅之無不足者且大吏舍閩之僚屬不以舉越境而乞君其亦慎擇審取久而後得君固知君矣以余謏陋又何言可以益君顧余有素蓄於中者未嘗言請藉君之行而一發之臺灣者南洋諸島之一耳其南有呂宋島又南有大小十餘島又南有大島曰西里百西南則三小島曰蘇祿蘇祿西南曰婆羅洲又大島也又南東曰葛羅巴島西曰蘇門答臘島兩大島中東是爲海峽西人入中

國必取道此自蘇門答臘島之北越港又有島曰息力其島北連暹羅長若人臂粵人所稱新嘉坡者也凡此諸島其大者廣表與臺灣等諸島相距里道遠近亦與夏門之距臺灣等臺灣我中國旣得而有之以設官置守矣諸島獨不得而有舉以與西人豈不惜哉考唐宋元明之世諸島皆嘗入貢中國且有列爲藩封者至明中葉之後西人以次襲奪而中國不知與之爭委而棄之等之甌脫遂使西人得以役其酋長收其貨利聚糧造兵實迫處此至今爲中國患吁可慨矣夫前明武畧之不足天啟而後卽臺灣亦棄諸紅毛無足怪者若我

朝聖武開國之始臺灣卽爲內地使由此推之視諸島一如臺灣求如君者十數輩分置各大島中以環衛中國將西人失其東道何敢狡然思逞更制其所欲必且俯首帖耳乞爲臣僕余故以爲攘外雪恥計無踰此者今聞諸島閩粵人居之者眾矣臺灣與諸島聲息相通可以規其形勢度其時事以察余言之可行與否在此行也君其亦有意乎乃書之以爲別

送陳朗珊之閩序

今之服官者其所與共事僕從而已吏胥而已其上焉者亦幕客而已僕從吏胥不足言矣卽幕客第以稽合例案避處分爲能事已畢矣其於民之疾苦時之變通道之可否準仁酌禮之要除弊興利之規可與語者不多得焉故君子之未出也於平日所往還者已默識曰某某賢某某才又物色於或聞或見亦默識曰某某賢某某才及其將出也環顧所默識者曰某某賢某某才可偕行於是乎禮以羅之後車以載之今召民觀察將赴閩而吾友朗珊適自通州歸里觀察招之載以偕往

其平日往還所默識者耶其物色聞見所默識者耶夫
朗珊抱才鬱鬱一瓊遠適數載而歸終不得一施於世
今遇觀察招之去吾知朗珊與觀察固相得益彰朗珊
曩所不得一施者將觀察爲之施且觀察將不以朗珊
自私而使朗珊自有所施朗珊其可以不恨惟余與朗
珊少相習長相答中間南北萬里睽遺久甫得聚晤旋
復別去余頭已白朗珊又長於余惘惘海上何以爲懷
然余終不以余相離之私而奪觀察相合之公也於其
行也歌以送之歌曰黃鵠之皇皇何將止而復翔感知
音兮良難拂朱絃兮爲更彈海山蒼蒼兮莽迴互隨雲

龍兮上下吾何悵兮離羣木棉紅兮思君

送梁香林大令之官江右序

同治十一年秋八月梁君香林以知縣試用江西過別
余曰江右子舊遊邑令子舊職不以一言助我乎余自
維屏居故里十餘年矣每念昔承乏之時絕無報稱撫躬
常以爲愧其將何以助君無已則卽余昔所愧者爲君
言之夫牧民之官以安民爲職古之安民者不擾而已
今則催科之外加以抽釐抽釐之外又有勸捐於此而
曰不擾節矣擾之而曰民能安也益僞矣夫君子信而
後勞民民不以爲厲然則欲於擾之之際而不失其安
之之心其不在信乎夫信敢不勉焉然民卒不免逋賦

隱稅吝捐則終以爲厲已而不能安也是信之有未至也若夫操守宜勵余雖不求貨賄而度支有贏無非隴畝之出則廉有未至訟獄宜平余亦知勤聽斷而剖決未當猶有譎張之詞則明有未至至於左右善壅蔽余雖不聽其言而未能絕其壅蔽之念胥吏工舞文余閒亦摘其伏而未能革其舞文之習又况宦途氣習雖不敢沾染而終不得違眾獨行上官意見雖不肯阿附而亦不敢犯顏極論加以兵燹之後士荒其業農蕪其畝工商焚其市肆亦未一一爲興復也此余之耿耿懷慚至今而不釋者也君行矣君才十倍於我將見縮符鳴

琴不下堂而勝任愉快不視余爲蹇劣也夫

李太宜人八十壽序

南海梁芷卿廣文與余交數十年仁厚簡默敦信明義君子也今年廣文之母李太宜人年八十閒靜貞固神明不衰戚友徵余文以爲躋堂之祝余稔太宜人懿久矣其奚辭余維婦人處困窮孤苦之境其賢之著也易居豐裕繁衍之家其賢之著也難蓋困窮孤苦誠堅忍刻厲茹冰飲蘖而不挫則遠近驚異若夫豐裕而繁衍則出納有餘揮霍旣譏其奢省約又議其吝加以先後築里兒婦孫媳諸姑伯姊羅列成行下至臧獲婢妾各伺其主亦羣居逕沓處之一有未當大不免勃谿詬

諄之聲小或退有後言竊竊私議而里閭遂得相與而指其過不其難乎今廣文自其祖麟玉公起家世善居積太宜人十七于歸稽堂封翁得舅姑歡心令主家政太宜人豐于享祀厚於孝養儉於自奉惠於濟人自初歸時媼戚中已嘖嘖羨梁氏有佳婦太宜人娣姒七人子婦十人孫曾從婦數十人統內外男女百有餘人太宜人一以謙和遇之而雍雍肅肅無齟齬者數十年役使婢僕亦無疾言遽色殆化於其德也至是鄰里族郇益頌太宜人無間言如太宜人者非處豐裕而能著其賢者哉尤有不可及者咸豐甲寅紅匪起廣文率練勇

勦盜出入鋒鏑太宜人不以爲懼更勉勵之戊午己未
外寇踞會城廣文復率鄉團奉 欽使圖克復寇憤購
廣文千金突入村焚廣文家太宜人先避之及返而屋
宇被燬者八所太宜人坦然不以爲恨且曰安知非福
嘻此則凜然大義不私其家處變處常夷險一致更巾
幘所罕有矣夫德之美者其福備善之積者其祚長太
宜人柔順利貞得坤道之正故其厚足以載而其久足
以成相封翁四十餘年家道日隆誕育丈夫子八人女
三人俱成立又撫庶子二女一不啻若己出孫二十餘
人曾孫十人椒聊之實方興而未艾也廣文丙午科領

鄉薦癸丑大挑一等秉鐸陽江大府以其才檄理省務
得就近奉板輿承歡膝下亦太宜人之福所宜然當此
孫曾繞膝鞠鬻擊拳太宜人自願而樂之矣而余不敢
爲夸飾之詞謹卽其實而質言之廣文爲誦一過於太
宜人之前想更可以啟慈顏之粲而進一觴也是爲序

李母黃宜人六十壽言

道光丁未璞游羅浮遇李君子玖嗜書畫能詩歌深有契於璞旣而識其從子夢惺嗜書畫能詩歌一如子玖久之因知其母黃宜人之賢素爲里鄙所稱黃宜人奉直君浩川先生繼室也家居事父母以孝女聞及歸奉直君逮事八旬老姑王太宜人委婉將順奉養備至姑老多病輾轉床蓐輒經旬月宜人抱持扶掖夜不解帶湯藥親嘗百計求愈歷久無倦邑人又稱曰孝婦奉直君初甚貧宜人日夜以針黹佐之後乃漸裕奉直君時有指困之施宜人每贊成其事及王太宜人棄養奉直

尺岡草堂遺文卷二目錄

重修鄭仙巖記

賁南書院碑記

重修石大司馬祠記

習步重修虞夫人祠碑

讀玉篇記

西樵萬卷樓記

茶山觀瀑記

游白水山記

重濬六脈渠記代

芻議上馮郡守

答岑臯園書

答伯典書

答人書

寄湘卿書

答劉鏡洲書

寄李恢垣同年書

書梁雲程事

黃義婦傳

方氏兩世節孝傳

伍香洲小傳

石鶴詩文集跋

湧金亭詩碑跋

穎本蘭亭跋

尺岡草堂遺文卷二目錄終

尺岡草堂遺文卷之二

番禺陳璞著

重修鄭仙巖記

山之盤薄靈秀而幽阻往往有道人畸士栖逸其中及其歿也人或見其神異以仙目之復相率禱祠之浸久遂成風俗迨年代既遠則僅存其姓於流俗之口而不復知其名學士大夫以其人不可見古藉輒取著名史傳者影合附會求飾於詞以形諸篇詠後之人喜其典雅皆從其說而不知流俗所稱乃得其真也吾粵白雲山巖巖岌業從絕頂左出林谷幽異厓石峭立嵌空成巖

曰鄭仙巖每歲七月郡人聯轡出城登巖而致禮者男女日以萬計相傳是月廿四日爲鄭仙上昇之日也其爲俗亦已久矣鄭仙年代不可攷安知非當日修真之士高栖於此歿而人遂仙之歟顧自來紀載家不記其實而以琅琊安期生實之其說疑始於坡公公蒲澗詩自注云相傳安期生之故居始皇訪之於此夫秦至宋歷千百年安期之故居始皇之相訪史漢無述後人何由而徵坡公特一時寄興偶據傳聞以入詩耳戴石屏集有觀海上山迴途憩蒲澗詩自注云昔鄭安期得仙之地也又王象之輿地紀勝載九龍泉云鄭安期隱此

初無泉九童子見而泉湧此二書亦宋人著也而皆稱鄭安期是當時固自有鄭仙矣或鄭慕安期而取以爲名或人以安期擬鄭而名之皆未可知要之此山皆鄭之遺蹟非生之遺蹟坡公誤以傳聞入詩後之紀載家因之於是安期生之說日著而鄭仙之說日微至於今湮滅而不可稽猶幸其姓尙存於流俗之口千百年如一日焉然則稱是巖者固當以此不以彼也若明通志謂安期生姓鄭竟牽合爲一絕無考証阮通志亦謂采蒲食棗實祇一人愈混愈失其真矣同治庚午僧重修是巖屬余爲記猶欲渾言曰仙巖而不稱鄭余故正之

實南書院碑記

實南書院者沙灣茭塘兩屬所合建也咸豐五年六月
紅頭賊起佛山兩屬土匪乘間肆擾林洸隆踞鍾村李
亞計踞市橋陳顯良踞新造劫掠迫脅以魚肉我兩屬
兩屬士紳咸出避會城協謀併力練勇集餼申請大府
會兵勦之六年正月按察使沈公番禺縣李公親統官
軍兩屬士紳率丁壯從焉十八日戰艦齊發敗賊於大
石海口盡焚賊艘十九日丁壯由市頭登岸賊盡潰不
旬日新造鍾村市橋以次收復官軍凱旋令士紳率丁
壯留善後乃卽市頭蔣氏祠設沙茭局旋定安集禽獮

雍川二者並舉於是兩屬之人復覩清晏咸獲安堵莫不曰非兩屬合勢不至此夫沙茭之地大籬圍居中東西亘五十餘里而市頭南村又居大籬圍之中南則本善龍灣古壩紫泥三善韋涌諸鄉俱有水閒之北則瀝涪河南彬社諸處亦各阻於水欲合其勢非居中不能運故沙茭局之設於南村市頭爲宜然蔣氏之祠不可以久假眾懼兩屬之勢後將復分也於是謀建書院以永其合得都司廢署於南村革而新焉釀金集材落成於咸豐六年十一月當是時會城被夷寇兩屬之餘匪竄海外者復乘間入擾踞彬社彬社士紳走書院請援

發勇應之賊盡殲捷音至則落成日也於是兩屬之人
愈知兩屬之勢不可以不合也然吾謂兩屬之合以勢
合實以心合使兩屬之人爾虞我詐自私自利否則意
見偏僻傲很自是弗和弗均互相猜忌猜忌之深隕然
乖異此其心先已畦畛楚越矣又奚勢之能合爲僉曰
是言也可告來者請書以爲記而碑之

重修石大司馬祠記

石大司馬祠者粵人思兩廣總督石公之德而祀焉也
公諱琳字瑯公滿洲正白旗人康熙三十一年來粵賑
饑治水卹刑靖盜清錢糧革私稅禁鬻女興文教在粵
十四年善政涵濡淪肌浹髓壬午平獠亂公以積勞成
疾去任數日薨於舟中粵人巷哭聲相聞相與肖其貌
祀之城外潮音街今稱石公祠者也復於城中惠愛街
祀之曰石大司馬祠是祠之建以長壽僧守之僧於祠
中并供佛像因又顏曰廣福禪林比年以來祠額就圯
僧靈臺之徒滌源出其餅鉢之餘伐石重建工既竣以

告粵人粵人思公不能忘而喜僧之能不替公祀也將
使長壽寺僧永司香火以德公於無窮而廣福禪林之
名且附公以不朽乃屬余記其事以鐫諸石時番禺方
修邑志亦將采而纂之俾來者更有所考云

曾步重修虞夫人祠碑

英德香爐峽有虞夫人祠考志載虞夫人英德虞灣人夫爲寨將黃巢之亂與賊戰死夫人乃躬擐甲率鄉人擊敗賊夫人亦死其後兵徭爲寇見夫人朱衣白馬率兵至遂驚潰宋嘉定間敕封夫人爲正順夫人是夫人之祠於香爐峽也宜也然香爐峽管鑰北江爲行旅之所經其地兩崖刺天叢木蔽虧驚波箭逝四無人煙行舟過此焚香宰牲以祈夫人然後放櫂緯船於是風浪不作盜賊不逢往來晏然咸蒙夫人之福焉夫蒙其福者常懷其功過而祈之必思歸而奉之遠而藉之又欲

近而親之人之情也廣郡鹺商行鹽於樂桂雄贛之地者胥取道北江經香爐峽貨重而售倍道遠而履險其蒙夫人之福尤厚故嘗於會城西北曾步建祠焉所以報也祠之始蓋亦有年近頗傾塌眾醵金新之落成而屬余爲記余維夫人以殺賊報夫一念之誠至於生挫賊鋒歿制寇亂迄今垂數百年而英靈不滅猶能安行旅於巉崖絕壑之間其與有功德於民則祀之之典合非僅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則廟立於彼復修祠於此又誰曰不宜乃樂從眾請爲書之於石

讀玉篇記

張氏澤存堂重刊玉篇朱竹垞以爲與上元本同

四庫提要辨之謂仍是宋重修大廣益會本是也蓋其重複闕佚訛謬不一而足近人善化鄧氏重刻是本爲之札記多有未及舉者顧氏此書本於說文以隸楷易篆文閒或改其部分移竄其字未必無義例自唐孫強增之宋陳彭年復增之盡失其舊矣今先就說文所有之字求之得其闕者重者改易訛舛者備錄於此俾學者覽焉

土部坻𡵓部𡵓邑部号人部倨女部母媯姁媿頁部類

見部覩耳部耿口部噪齒部齧手部舉擗拔足部跨芴
部協心部懇慧恕憊憇憇憇憇憇憇憇憇憇憇憇憇憇
凶皆魯鬲智百疒部疾木部檝杼札臬桴樂艸部秣蘭
蕪董菰竹部范禾部積稞米部糲口部取西部璽瓦部
輒曲部囧支部濼金部鑄銓銳鑄鑄水部渭洮衍澳深
濩溺之部瀨涵軌部輒明部崩大部奎火部焚炎部焜
燮山部戕尸部廕广部廕厂部廕自部陵鹵部鹵公部
象馬部駢豕部豕彡部豕彡部豕彡部豕彡部豕彡部
部鮪鯉鯨鮫虫部蚪蝓蠓黽部鼃鼃貝部賴角部鰓韋
部韓糸部繚縱組緝緝彝糸部孫巾部帕發部綴酉部

醫以上一百有十二字闕其重出本部者邑部廓廓人
部侶言部詆戶部局木部榛榭稅杖槩水部涂次日部
昇鳥部鷓魚部鰓糸部暴絳絳虫部蛸蝥蝶蚌蠖其二
十三字其重出他部者二部恆重出心部珥部璣重出
車部土部墨重出黑部門部坳重出土部人部仝重出
山部曼部闐重出門部見部覓重出冏部須部頤重出
立部収部具重出目部朮部矧重出戈部又部度重出
广部叔重出未部力部勳重出火部飭重出食部呂部
躬重出身部血部盭盭重出血部号部號重出虎部介
部界重出明部又部嬰重出田部老部孝重出子部叔

部叡重出谷部木部桀重出矢部料重出斗部柰部鬃
重出髟部美部僕重出人部萃部對重出口部米部竊
重出穴部氣重出气部入部宀重出山部豆部筭重出
収部重部重重出壬部戈部賊重出貝部刀部前重出
止部攴部礲重出官部寇重出宀部丁部迓重出彳部
水部荷重出艸部辰部覩重出見部鬼部醜重出酉部
炙部炙重出肉部、部杏重出口部山部岳重出品部
犛部犛重出毛部犛部孱重出口部犬部臭重出自部
兔部媿重出女部鳥部鳴重出口部佳部難重出墓部
衽部奪重出大部瞿雙俱重出明部魚部漁重出水部

巾部席重出广部飾重出食部受部叙重出支部齊部
𦉳重出二部身部糾重出糸部采部采重出宀部十部
𦉳重出肉部辛部妾重出女部又宄改部首仍見冂部
父改部首仍見又部單改部首仍見𠂔部索改部首仍
見巾部共六十四字牀不从木丈不从十厂弋不同部
皆改作部首弦部弦改弓部𦉳𦉳改幺部七部頃改
頁部𦉳部省改目部木部臬改鳥部自部官改宀部皿
部盥改酉部及部役改彳部喜部熹改心部車部斬改
斤部而部𠂔改彡部赤部𦉳改水部東部刺改刀部口
部𦉳改彖部句部鈎改金部衣部雜改佳部褻改馬部

作蕻菽作菽菘作菘菘作菘菘作菘菘作菘菘作菘菘
作蕻蠹作蠹菘作菘菘作菘菘作菘菘作菘菘作菘菘
作菘菘作菘菘作菘菘作菘菘作菘菘作菘菘作菘菘
作菘菘作菘菘作菘菘作菘菘作菘菘作菘菘作菘菘
作菘菘作菘菘作菘菘作菘菘作菘菘作菘菘作菘菘
作菘菘作菘菘作菘菘作菘菘作菘菘作菘菘作菘菘
則有轉刻之訛有古今字之變也

西樵萬卷樓記

同治九年陳子蔭田自楚北攜書萬卷歸築樓西樵山麓署之曰萬卷樓而囑余爲之記客有過余者曰萬卷樓大興翁學士樓也蔭田豈比學士而襲其名乎余曰否否亦各名其樓焉已矣客退余仰而思起而曰蔭田之名其樓也較學士爲尤宜學士當乾嘉文明極盛之時琅函祕籍日陳於肆海內藏書之家隨地而有學士以侍從之臣負文學重望居京師清要登高而呼以是而聚萬卷其勢易其力贍其有是樓也不足異也卽不以萬卷名可也蔭田布衣下士不獲仕進二十年來四

方槍攘烽燧至達甘泉天祿石渠之冊籍聞且散佚世家大室儲皮皆燬兵燹陰田又奔走吳楚閩越與商賈爲侶崎嶇不一轉徙乎遺墟戰壘而獨能拾殘掇墜辛苦購集所聚竟與學士等則斯樓也不以萬卷名而何名哉若夫帖括之士兔園冊外不復問一旦得志築臺榭以侈游宴唯金玉之玩是聚架上求一古籍不可得視陰田更不可同日語矣越日以告客客曰然卽書以爲記

茶山觀瀑記

茶山在羅浮之北度佛子嶼而左徑路往復林巒蔽虧
衡宇兀然出蒼翠間則黃僊古洞也余同儕石從黃龍
觀冒雨行五十里抵洞宿焉洞有飛泉三疊伏枕可聽
魂夢與俱終夜有聲風雨不辨曉起啟牖則叢薄外缺
特露懸厓欄檻橫出斜映匹練蓋洞之小樓與泉之上
疊正相對也余時阻雨不出與儕石倚牖張飲流雲時
來混杯酒而並吸山果乍墮充盤蔬而彌旨前眺碧嶠
右聆飛流不費扳陟真成卧遊殆忘其爲滯留已旣而
雨勢益甚泉聲轉雄銀濤怒飛亂雪倒捲因念泉之下

疊蓄洩彌大更成鉅觀迺命僕人執鎌前行翦萊開徑
余與儕石戴草笠杖短策跣足越澗側身穿林將至數
里陡聞奔雷遙睇半空若倒銀漢於是鼓勇更進登巨
石而望焉千尋之上如烟如雲千尋之下爲雨爲雪濺
石並碎挾山欲飛林木爲之動搖陵谷爲之震盪俯仰
之間不禁狂叫衣袂沾溼未遑顧也嗟乎羅浮名山蘊
蓄靈秘非時不見非人不與游者匆匆旬日往返悉於
天日晴朗一再登覽所得者泉石之幽致巖壑之深蔚
嘆觀止矣風雨沉冥未至則裹足雲霧黯黮中道而返
步詎知有靈奇之變態瓌麗之傑構哉山靈有意留我

以兩余與齊石相視而笑乃援筆記之以歸詫同好

游白水山記

余于役東江所居白沙堆在博羅東十餘里草屋臨江
荒山排闥而無甚異境可遊惟北望層巘嶙嶙重雲滂
鬱憶東坡詩集有白水山輒疑卽此而問之士人却無
知者後有告者曰此中有湯泉焉名曰象頭山余益疑
之四月廿一日慇懃同事黃君心源何君仁甫筍輿而
往踰坡陀歷山村復行平疇數里跨谿度約烟嵐萬疊
已迎面而起十里許至山麓有茆亭啜茗小憩亭傍有
碑紀此地爲湯泉約蓋合數山村而誌之也從亭右繞
阜行抵一神祠入問守祠者湯泉所在指祠右數十步

一湮十餘步又一湮皆灑沸澄澈探以手稍久則炙因相與沃巾盥濯之復右行數步有大澗從兩山間出其水清冷不復熱欲窮其澗深曲殆五六里不能窮也守祠者言祠之左半里許有龍潭深不測遂趣祠左循山坡百許步奔湍橫路下瀉田塍閒復踰湍左轉忽巨石礧礧厚豁如廣廈中垂飛瀑四五疊皆十數丈濺雲噴雪下積成潭澄泓靜淨潭邊大石橫列若故築而蓄之余復憶東坡潛潭有飢蛟掉尾取渴虎之句益疑此爲白水山守祠者又言飛瀑之顛有仙人蹠余曰嘻此坡詩所云古佛來布武者其爲白水山又奚疑焉惜不得

久留一一以窮其勝然思坡公游蹤之在惠者如白鶴
峯如豐湖如羅浮後之好事皆能訪其遺址惠之人亦
能表之使藉藉人口獨此山磅礴鬱積非不崇峻泉石
巖壑非不幽奇而人僅傳其象頭之俗名士大夫之游
跡罕焉余來東江與此山相去僅十餘里亦一年餘而
後得疑而游之親歷而証之豈非巖穴奇士雖經名公
卿之搜羅而介然自守不趨當途終難合於當世之故
哉歸與同游兩君歎之遂爲記

重濬六脈渠記 代王浦帆方伯

粵東省城有六脈渠其蹟古矣至我朝乾隆間六脈僅存其五嘉慶時再勘修治五脈亦不盡合乃析而爲十蓋居民稠聚日盛居邇渠道者或填塞侵踞或淤積弗除日斷月徙而原渠遂不可復咸豐丁巳省垣被兵牆屋燬塌者半城之東北瓦礫山積下流更爲遏絕春夏雨集滄溟洩旬行者沒髀居者病髓民之苦此又十餘年凱泰承乏旬宣爰圖疏濬上陳大府下率僚屬經營相度決其壅塞拓其迫狹或循故道或闢新溝以候補同知張慶鏞候補知縣粟資資源親其事召役萬人施

工半載糜金若干開通暢達更成大渠者六旣歲事時
雨適降宣洩迅駛更淫霖而衢街無留潦是雖未盡復
舊觀而城中水患庶幾免矣夫渠之湮滅固廬室壓跨
所致而官司不以時濬咎亦半焉用書其事紀其歲月
復繪圖綴說并鑄於石使有所攷求以時疏治俾永永
勿塞此固與來者共之也

芻議上馮郡守

竊以洋人天主一教意義粗淺其禮拜天主僅同於釋教之宣誦佛號其求保靈魂亦釋氏天堂地獄之說此外更無精奧高妙本不足以熒惑士夫聳世觀聽然開堂聚眾廣資誘脅其爲患亦有不可勝言者請卽粵地言之粵地向多盜賊而洋人傳教不擇良歹爲盜者一被發覺官司追捕嚴急輒投彼教中洋人以其進教卽謂爲善人不許捕捉或在外被獲洋人亦必向官索取於是粵中盜賊以彼教爲逋逃淵藪其爲患一也粵中之民明理者固不爲惑卽循謹自愛亦斷不投入彼教

其入教者非貪利之下愚卽狡猾之無賴而洋人教例能招得十人者卽令爲此十人爲教首厚其廩餼招人多者廩餼愈厚故狡黠之徒輒得爲教首而於彼教實亦陽奉陰違藉以挾制愚民無惡不作其爲患一也粵俗最重男女之別而彼教以爲無遮無礙每禮拜時雜坐一堂履舄交錯及其退居則雖夫婦同在教中亦閉隔而不得相見重閨疊閣秘莫得聞是以屢起猜疑咸懷羞忿其爲患又一也粵人聚族而居鄉建宗祠家奉祖考彼教但供天主不事祖宗愚民一被誘入教卽歸而燬祖父之木主去宗族之祠堂爲之兄弟宗族者怵

於洋人之勢不敢與爭而疾首痛心吞聲飲恨又其人
既歿教首率其徒爲之洗滌腸胃灌水入口合從肛門
流出裸身入地片布不加妻子不得近前骨肉不得哭
泣懷傷抱慘鬱憤不伸其爲患又一也彼教欲行慈仁
設顧乳母收育嬰稚有以幼孩至者給以錢銀姦民利
其所給輒往鄉落誘盜多兒送往養育洋人不察所由
輒卽收納是以荒邑僻鄉失去子女多不知所往及稍
知蹤跡反疑教堂所遣至教堂嬰幼日有夭亡外人又
疑彼教殺害轉相傳說恨結於心其爲患又一也夫五
者之患粵民積不能平非一日矣而喜亂樂禍之徒又

從而甚其詞互相傳播欲藉民怨以濟其搶奪之私故
往往偶然聚集乘機卽起此各處教堂所以迭出折燬
之案也夫中外和好必須中國之民與洋人相安傳教
一事斷不能安中國之民徒使姦民藉以生事迨猜嫌
屢啟釁隙日多必至棄好修怨是非此傳教爲厲之階
歟且傳教亦非外國利也統計洋人教堂每年所費不
下十萬而所收祇此盜賊及狡猾無賴愚蠢男女若賢
達之士殷實之家無至焉者凡此等輩兇頑成性不特
非彼教所能化而羣聚一室實能陰壞彼教積火必自
焚養虎必反噬亦何益哉然則欲中外相安莫若外國

不傳教外國卽傳教亦斷不可傳之中國之人蓋中國
性情風俗與外國殊必兩不相強然後偶俱無猜外國
果不傳教庶幾釁端永絕矣承問謹議具復

答岑臯園書

昨得足下來書事正空冗未卽裁答足下留意春秋哀集諸說極力探索勤學好問近罕其匹甚善甚善春秋經傳時日錯異自劉原父解宋人取長葛經作冬傳作秋謂左氏雜取諸侯史冊其用三正不一故與經用周正不同顧亭林乃據汲冢書謂晉用夏正顧司業作春秋時合表引証尤多足下之意主之是也至謂毛氏以緩告從赴爲說力駁亭林爲徒恃博辨遂并左氏而不慙未免過矣讀書固貴善疑然至於不信傳則將逞其私臆妄謂尊經此宋人師心自用之流弊也夫從赴春

秋之要義左氏據以釋經閒有迂曲處而其例不可盡
廢蓋魯史書列國之事不據其赴告之文何從而書之
來書舍其來之日月而卽其赴至之日月作爲彼國某
事之日此祇是文公十四年傳作七月乙卯齊商人弑
舍經書以九月孔穎達正義謂是赴者不言死月魯史
不復審問卽書以來告之月一節耳非凡從赴者皆如
是也魯史據赴而書聖人卽據以修春秋亦不能易其文
矣使舍魯史所書而別從列國攷其史册或言人人殊
不更亂當世之耳目開千秋之疑竇乎攷桓五年陳侯
鮑卒經書甲戌己丑兩日傳曰再赴也此從赴之最顯
然者其他有被弑而但書卒若非從赴聖人豈爲之諱
耶既從赴爲定例則彼國之緩告必改其時以告魯史

亦但據以書之當時固不能攷其改不改也故讀春秋

其從赴之例不可廢也

僖九年甲子晉侯嬴諸卒孔氏正義言從赴之例甚斷幸檢閱

可釋然也

來書又以晉里克殺奚齊國難未嘗緩告而疑周

惠王崩之緩告爲難信此亦未能盡其事勢之殊也里克殺奚齊荀息猶在卽立卓子以葬奚齊其赴告也當是荀息主之速告正欲使諸侯知立卓子也惠王之崩襄王以太叔帶之難懼不立故秘不發喪俟諸侯盟洮定位而後發喪不覺已過一年此時若仍以閏月告是自著其秘喪之事無以示天下因卽以告之時爲王崩之日此陰謀詐計非所語於忠臣孝子之義也是緩告

亦各有當時之情事也夫用夏正用周正之不同一義也緩告從赴經傳各據不同亦一義也足下恐其二義之相妨故主顧而客毛耳然毛之駁顧亦祇駁其疑書夷吾卒為錯簡一條耳非盡駁其謂晉用夏正也至謂推測占驗多用夏正則且欲附會之愚謂此二義不相妨并可相通蓋列國於國中或雜用三正如宋則用殷項歷即夏正此先儒說而赴於諸侯則必稱周正魯史從而書之自是周正矣如此則謂晉以同姓而不奉正朔亦無可疑矣幸足下更察之

答人書

來諭謂某之母嫁復歸不得爲母誤矣古謂母出與廟絕記謂不爲伋也妻不得爲白也母俱指父在出其母而言非母之改嫁者也按儀禮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言子從嫁則宜服也今某母攜某嫁復攜之歸正合儀禮之文非出母比矣古人如漢朱壽昌宋范仲淹皆迎養已嫁之母謂非名賢乎律載罵嫁母仍同親母論罪絞又若親母被父出及父死改嫁者雖義絕於父而所出之恩子不得而絕也若逼死及毆殺仍同母論據禮經則如彼據令律則如此母嫁復歸不得爲母斷無

是理承問不敢曲隱謹報

答伯典書

伯典大弟閣下奉手翰敬悉修譜賢勞欣抃無已祖籍考一首全據洪北江乾隆府廳州縣志立言極爲詳盡惟末幅以獠道卽伏羲因屢朝沿革實同地異名未免有意混而同之未足以昭覈實而示來茲也竊嘗求之歷代史志獠道縣在前漢屬天水郡後漢屬漢陽郡卽天水更名也晉屬南安郡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也故劉宋亦屬之南安而書曰桓道地理志注云漢作獠道桓獠同音也至隋唐則改爲隴西縣不復曰獠道矣而通典注云漢獠道地是以後之隴西縣卽獠道可

知也自後宋以隴西縣屬鞏州元屬鞏昌府金與明同
之 國朝改鞏昌府屬甘肅省以隴西縣附郭縣東北
尙有漢獮道故城見乾隆府廳州縣志而安定縣亦漢獮道縣地
是獮道雖隋唐以後變其名而其地固鑿鑿可據矣若
狄道在兩漢俱屬隴西郡晉宋尙然隋則屬金城郡唐
屬臨州狄道郡宋屬熙州元金明皆屬臨洮府 國朝
改爲州屬蘭州府雖歷朝所屬郡名不同而史志每注
縣下曰有白石山則其地亦瞭然豈與獮道混哉至於
伏羌本漢之天水郡冀縣地宋元至今屬之鞏昌府縣
西南有禹貢朱圉山自漢以來其山岿然亦不可以混

也由是言之則我祖爲獮道籍無疑也其詩亦有獮陝
西鞏昌府獮道縣者合古今郡縣名稱之必獮時人之
語耳惟稱伏羗則非伏羗名始於唐我祖東晉時人若
果籍於是告後人必曰冀縣籍無由預言伏羗也故伏
羗之云直可削之也然璞更有說焉晉自夷狄亂華司
冀雍涼等州一時淪沒遺民南渡并置牧司非舊土也
所謂僑立郡縣者也故秦雍流民南出樊沔者孝武帝
始於襄陽僑立雍州秦郡流民寄居堂邑屬臨淮安帝改
堂邑爲秦郡我祖當安帝時故鄉陷沒久矣驛路不通
必非其時始來江左其或先世已南渡非僑居臨淮則

襄陽未可知也迨我祖仕於朝不忘故籍及遁跡來粵
并以告後人迄今年代逾遠後之叙譜罕諳體例於古
縣之上直加以近日省府之名其稱古州郡者又訛其
縣號是皆不能不辨者耳今修譜應按晉郡縣書云南
安郡獠道縣人注云今甘肅鞏昌府隴西縣地謹此書復唯大弟裁之

寄湘卿書

湘卿足下僕今載暫謝塵勞寄處雲構聯榻者譚子並
室者李生相與歌嘯夫山椒尙羊夫林藪窗翠潑竹園
紅散花虛堂隆隆萬瓦出其下長欄厯厯千里入于懷
兀坐則俯睇風颿斜眠則平視烟樹風雨時作而奔雲
撼楹星月夜明則寥天覆座以此數晨夕盪襟抱亦云
樂矣然索東方之米時來長安織北郭之屨亦適鄆市
猶未能屏絕有營安養遐素也足下迹寄村落居鄰草
澤荒塘吠蛤夜達于寢長林宿鳥曉奏于几晝仁門外
便觀打魚晚步橋頭適遇歸犢平洲之地荔奴最夥清

廳初扇黃實離離懸樹則娛目登盤則果腹以此視僕
亦復何減而且罍問字之酒享束修之羊彭澤偶出可
役門生舞雩以風或偕童子餽旨蓄者可以禦冬具雞
黍者邀諸田舍亦可以得失忘懷優游卒歲者矣久未
把襪雅抱何似欲圖一面何時可來臨書耿耿璞白

答劉鏡洲書

鏡洲足下前者巴曲乍奏惟諧里耳皇荅俯和遽承谷
懷下問同於聖稱翁受符於謨訓用是昧子碌碌妄致
曉曉感芻詢之靡遺效芹獻之忘鄙劉季緒未及作者
祇好詆訶齊田巴詎服千人恣行倚撫方且愧茲譴陋
悔夫謬悠何意復賚瑤華并伸悃素王茂宏每多獎借
丁敬禮喜受譏彈伸紙發函彌增慙汗竊璞昧道瞠學
闇質下材空抱滔繩之懷浪厠鉛槧之列讀訛雌蜺反
怪沈王賦類疥駝見嗤邢魏今獲近親有道常奉光儀
方冀鍼膏盲起痼疾賜之以藥石示之以繩墨或愛以

忘醜視同針芥之投錄且棄瑕引等塤箎之叶斯已逾
分爲榮溢世成量矣乃來箋箋過於冲挹猥加寵重此則
田單名將奉走卒以爲師白傅英詞求老嫗之能解在
足下故謙光也而璞曷以勝耶曷以勝耶苟不鄙其愚
蒙欲時納其狂直呼爲諍友與論尊酒之文謬託知音
許聽高山之調猶或赧顏不敢辭耳璞頓首

寄李恢垣同年書

恢翁老兄同年侍側春明奉別惘惘長途回首燕雲神
馳左右弟十一月十二日達武昌堯臣登岸小田亦先
發船行侶旣散征帆益孤擬道潯陽適警風鶴不得已
仍步洞庭赴長沙寒雨連旬掩篷塊坐旅况岑寂生平
未經鄉思屨來宦情頓減矣廿五日長沙謁賀丹麓師
何期侯芭酒來而成連琴杳感歎知己彌難爲懷舟入
瀏陽灘聲淒魂霜氣侵夢不復知涕之橫集也臘月之
朔由瀏陽陸行四日抵萬載縣層峯截岌谿谷往復長
亭短約荒林古戍夕霧襲帽晨雪載途前境旣易宿念

稍去然而籃筍甫辭舴艋再接問稅駕之何日嗟行路
之多艱俯仰之間百端復集萬載江行七日始抵南昌
時已臘月十一日矣城外前羅兵燹瓦礫徧地畫棟珠
簾莫尋灰燼西山南浦惟有寒煙徐亭之樹半摧殷渚
之潮已涸觀茲蕭瑟棖觸鄉關羊城去冬正復相似尤
憶辛亥冬與老兄過此維舟登閣誦其年之賦煙火萬
家諷子安之文長天一色曾幾何時風景頓易此又新
亭之感自昔爲然牛車之歎不能自己者矣十二日蹴
居城中方謂已謝塵勞稍獲棲息迺故人無一如出陽
關家書不來望窮庾嶺况復整冠揖客強效謏詞聽鼓

應官都非素習出類惟車之新婦入疑古寺之老僧加
以鐵騎東距未聽捷書景德鎮羽檄南來又傳警報南
失撫時感事併入旅愁閉戶一燈身同片葉視舟車跋
涉時詎有異情哉南北萬里良覲無時略述行踪聊報
知我璞頓首

書梁雲程事

吾粵當咸豐中會城兩次被兵余皆在圍城中聞城北
梁雲程殺賊事而未詳也事平後與其從子芷卿學博
游乃得悉其始末懼其久而泯沒謹書事以備采焉雲
程諱起鵬字雄伍南海浮山鄉人充國子監生倜儻有
大節平居不屑鄙瑣遇艱鉅事挺身任之咸豐四年紅
賊蠡午城北賊首曰甘先裹脅村民日眾毋敢斥爲賊
者浮山屬城北石井社鄉人亦披靡雲程獨躍出責以
大義繼之謾罵知不可挽乃走會城時大吏方遣兵禦
賊北郊又欲得鄉導爲搏集計聞雲程至大喜檄使募

勇爲隊雲程奉檄賊已盡踞石井諸村費無所出則與
兄清颺從子芷卿發家資萬金募勇五百遂率之而先
遇賊徒手指揮直突賊陣勇目稍却者輒力掣使前由
是戰屢捷十一月破賊收復石井官軍因得盡平諸賊
壘雲程未嘗自言功雲程素嗜酒臨事數月不復近杯
杓及是日飲如平時八年夷變陷城擄制府挾撫軍城
中以制粵民 朝命羅龍蘇三大紳開局花縣圖克復
雲程謂石井爲花縣門戶復輟酒與芷卿連結諸鄉枕
戈挾矢誓以死戰夷不敢至旣而議撫夷人脅官兵來
鄉勇見官兵不敢迎戰夷恨雲程叔姪甚購擒之不得

遂焚石井市肆并燬雲程諸兄廬室而罷雲程於是退
居杜門絕不言時事惟日飲酒不去口夜靜朗誦左氏
傳數篇不數月咯血竟卒雲程身長八尺體貌豐偉性
豪邁週恤貧乏隨手施與無吝容無德色少工舉業好
作古詩而屢躋於場屋卒時年甫四十五聞者莫不慷
慨流涕云

黃義婦傳

黃義婦者茭塘村人歸余族咸豐甲寅土寇事起諸邑風靡鄉落震懾稱爲洪兵無敢斥言賊者婦夫某往附賊婦屢止不應乃言曰今所謂洪兵實逆賊耳汝附之卽賊我不爲賊婦我必死某愕然不顧徑去及莫歸謂婦曰汝未死耶富貴固汝其也婦歎曰何富貴爲所不卽死欲覓一乾淨地耳此賊屋不足以浣我死乃奔出投於池村人急拯之婦有二子尙幼村人指謂婦盍念之婦瞠目不語人稍稍散去如他屋飲酖焉懼不死復投纒以絕踰年春賊平某伏誅余自省垣歸展墓村人

皆爭言某婦余義之爲列其事如此

論曰婦人之義從人者也昔夫子論具臣謂弑父與君亦不從在文言妻道臣道如一 是婦人亦有以不從爲義者也顧余之表黃義婦意不止此吾粵自夷變後下輕其上士去禮讓民棄廉恥朝騁夕驚惟利是市泊乎亂作相率揭竿帕首攻城斫吏至有衣冠之族富贍之家蠶起螳附以從悖逆當此之時幾於三綱陵夷天理泯滅婦人女子獨能於搶攘之中正名定分深辨順逆致命遂志不徇其夫噫維大義於將隳挽人心於不死余將於義婦乎歸之矣

方氏兩世節孝傳

熊太孺人巴陵方茂才仲笙先生室也知書識大義歸
八年而寡事老撫幼朝夕紡績上以盡孝養下以致鞠
育如是者二十餘年舅卒典鬻釵裙喪祭如禮無何次
子未娶卒長子旣娶亦卒熒熒然含苦茹辛至是益窮
而無告矣賴婦劉太孺人賢事老撫幼一如熊太孺人
先意承志務得姑歡於是熊太孺人日則課孫讀夜則
聽婦織怡然若忘其爲無子也能熊太孺人性貞靜恆三
四日不發一言終歲不出戶限劉太孺人性慈聞戚鄰
有疾病輒徹夜不能寐見人饑寒尺布斗粟亦必分與

之姑沒號慟幾絕遇忌日必躬治饌率子婦跽以薦先是婦病癰幾殆熊太孺人禱神願代婦死劉太孺人聞之亟伏枕祝曰婦若數盡卽當死若祇當病可速愈毋憂我姑我姑百年後婦任再病也癰竟瘳殆熊太孺人沒後果一再發視前彌劇劉太孺人怡然受之若無痛楚也劉太孺人二子長亦未娶卒次名旭號曉莊爲邑名士

論曰兩太孺人以姑婦相守冰蘖一生熊太孺人得邀朝典事載通志劉太孺人以格於例未獲請旌然邑人咸敬之作爲詩歌盈帙以表其節余尤嘆其以巾幗

而有士君子風余來江右與曉莊遊延入安成幕嘗怪
曉莊溫雅篤實不類近世人旣稔兩太孺人行事乃恍
然於曉莊之固有所受也

伍香洲小傳

君諱銀瑤字瑤芳號鋤亭晚號香洲順德勒樓鄉人隱于吏而吟詠不廢自其少時下筆已驚其長老恆與二樵藥房諸公相唱和詩格在香山誠齋之間固詩人也然其處里鄙能急人之急善排難解紛似任俠而意趣安雅恂恂如儒者故所往還多一時名士性好游粵東名勝屐齒殆遍而篇詠流連于羅浮爲最五十後杜門却掃築屋于鄉之漕江東蒼松老柏古木蓊翳復蒔花百種晝暖必弗四時不零名曰百花庄暮年生計頗困仍日吟嘯其中經年不出晏如也貌甚偉長眉廣頰須

髮如雪善談論詞鋒颯發雜以笑謔一座爲之解頤順
德故多奇士如君雅操或以隱於吏弗獲彰余與其族
孫游得讀其遺詩悉其梗概懼其久而弗傳乃爲立小
傳俾搜遺逸者將有采焉是亦後死者之責也

石鶴詩文集跋

今之詩文夥矣。焚稿爲照燭，則燭矣。逾時而已。燔裁錦作萼，麗則麗矣。近嗅之不馥，至若旣謝修禲，第務存鄣。則又瓦礫入目，不如砒砒。鼃聒耳無當，官徵廖君伯雪積學好古，殫本洞源，抵掌談藝，深然斯論。乙卯歲杪梓其尊人石鶴先生遺集，授余讀之，異葩粲粲，却去雕飾，孤峯巉巖，轉見丰韻。卷纔逾寸，筆乃卅丈，倜儻磊落如見其人。徵諸曩談，盡絕厥類。夫金石在土，便具笙磬之音。裘帛未裁，已有溫暖之性。故懸諸筍簴，于以節咸韶，製爲袍襦，遂已禦凜冽。物旣有之，文亦宜然。斯集之

傳準作者已謹綴跋語用辭弁言世有善聆知非阿好

湧金亭詩碑跋

寰宇訪碑錄記此碑云元好問撰無年月今按拓本末一行云己酉清明日崧陽王贊立石己酉爲蒙古定宗后二年但清明未詳何月耳不得謂無年也王贊則遺山集有雪後招鄰舍王贊子襄飲七古一篇又學東坡移居詩有云王生舊鄰舍窮達心不移殆卽立石之八矣招飲詩遺山戊寅年避兵發封時作學東坡移居則乙未由聊城遷居冠氏時作時金已亡流徙至河北王贊亦流徙在冠氏故詩云此州多寓士論年悉肩隨惟湧金亭詩作於何時說者互異朱笥河跋謂作於哀宗

正大二年乙酉翁覃谿遺山年譜謂作於哀宗正大五年戊子罷官內鄉時攷遺山居登封內鄉俱無遠出蹤跡湧金亭在蘇門去兩處不近未能遽往遊也吾友李恢垣著廣遺山年譜乃謂定宗五年丁未遺山由東平回忻經彰德遂由蘇門而作是詩然詩云我從汾晉來山之面目腹背皆經過則由忻來時非回忻時矣且丁未金亡已十三年與詩六龍忽蹉跎長安城頭烏尾訛及并州枕戈舉杯問安石等句皆不合竊疑貞祐元二間蒙古攻陷西京金徙都汴遺山避兵入汴因游蘇門詩蓋作於是時耳此本爲吳雁山舊藏楊椒坪得之以

見示乃考於其後而歸之

穎本蘭亭跋

右穎本蘭亭明嘉靖八年始出土米老嘗記蘇氏所藏
蘭亭有唐摹絹本在蔣長源處今此本前有唐臨絹本
四字後有永仲印永仲米老之友卽長源也原刻闕在
癸丑稽山陰之蘭亭修長此林修竹又有清流激之因
向之痛夫文凡二十七字而此又自於所遇至悼不共
闕八行則拓本脫去耳神采奕奕視張金界奴等本尤
得褚臨神韻宜當日徐檀長謂是右軍原迹上石也椒
坪藏此有年屬爲之跋

尺岡草堂遺文卷之二

男衍昌校字